小荷 尖尖

荷里童年

长沙市明德中学 K319 何岷泽

一个地方若是没有水，便总觉得少了一份灵性;然而水里若是没有荷,不免也是一件憾事。而我的故乡便是这样一个遍地是水，水里满是荷叶小木桩的江南小镇,正是在这水与荷里,滋养出了我快乐自在的童年。

当暖暖的春阳映照着大地，池塘里涨得满满的水明净而泛起粼粼的波光，就是这尖尖的小荷露出水面的时候了。一叶,两叶……一大片……从池塘边,水中央蹿出来。不消几天,偌大的池塘便无处不是嫩黄的小尖叶儿了。

暖暖的水中，荷叶参差错落的茎杆间,正游着一大群黑乎乎的小蝌蚪。它们不停地蹿来蹿去，孩子们想起了书本上的课文，便想这些小家伙们可也是在找它们长着大眼睛的妈妈？它们激起了孩子们无尽的好奇。于是孩子们决意要从这水里捞上几只大脑袋,小尾巴的家伙,一个个敛声屏气地趴在水边岸上，等着它们游过来。猛地抓住几只,便引起孩子们欢快的笑声,一不小心溅起的水花,却惊起了那停在尖尖小荷上的红蜻蜓。

春天的时光在孩子们的欢笑声里过得飞快,小村庄便是另一番模样了。孩子们印象中尖尖的小叶儿早已长成一片片婀娜的墨绿大叶儿了。这叶儿可不是像那漂亮的裙子和雨伞吗？于是孩子们骄傲着他们天才的发现，快活地摘下几片绿绿的肥肥的叶儿,做成裙子穿在身上,做成帽子戴在头上,做成伞儿顶在手中,便在这荷塘边曲曲的小路上飞快地跑着。一不小心被路边的草儿绊倒了,正要哭鼻子,一抬头,却看见了那浓密的绿色荷叶的底下数也数不清的荷花的花骨朵儿。于是便乐了,嚷着叫小伙伴们一起来看他惊奇的发现。一群小家伙便欢快地笑着,叫着——他们可都知道,再过不久这荷塘里便满是又大又香的莲蓬了。

在花骨儿长成大大圆圆莲蓬的当儿,不能忽略的,当然是那荷花盛开的季节了。放眼望去,接天的绿叶间点缀着千万朵粉红的、白色的荷花。有的已露出嫩黄的小莲蓬和鹅黄色的细密的蕊，有的却紧紧地收拢着花瓣。孩子们便想莫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看着它,让它害羞了吧?那花瓣上粉红的颜色可是她脸上泛起的红晕？然而一玩起来,他们便把这一点想法也忘了。很快,这些美丽的花儿们便不舍地褪去她们华美的衣裳,长成一个个又大又圆的莲蓬了。

这下孩子们是再也闲不住了,一大群孩子抬起一个大木盆便浩浩荡荡地朝着这长满莲蓬的荷塘走过来了,年长一点、会水的孩子去摘莲蓬,年幼的就在岸边看着。然而岸上小家伙们的热情似乎一点不亚于水里的那几个。这小村里清清的水,灿烂的日光,早已洗练出他们尖锐的眼力。哪一个莲蓬,都逃不过他们黑黑的眼睛,他们这个叫着:“这边一个！”那个嚷着:“那边有几个！”岸上的呼声此起彼伏,水里的便忙得团团转,他们抬头一看,到处是又香又大的莲蓬,摘都摘不过来呀。

不多久,水里的孩子便满载着一木盆莲蓬,用手推开那林立的荷叶的茎儿,从密密的荷叶底下蹿出来了。孩子们吃着这香甜的莲蓬,笑着嚷着,快乐而满足。

这群孩子里有我的哥哥姐姐,有我的小伙伴,也有我,这些快乐的事儿便发生在我那长满荷叶的家乡。时光流逝,荷塘里田田的荷叶荣了又枯去,粉色的荷花开了又谢了。年年如此,然而我已渐渐长大。

只是我在想,什么时候能再去撷一片荷叶,采一朵莲花,去重温那荷里贮藏的快乐呢?

思绪 飞扬

宽恕的三种境界

长沙市雅礼中学 1322 班 阮婧娴

《寒山问拾得》中,寒山问:“世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问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事实上只达到了宽恕的第一层境界,容忍。它是不完全的,又有一些消极被动的,它要你“忍”“让”“由”;渴望用因果轮回来让被宽恕者得到报应“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不是胸怀宽广,而是无情。没有将爱注入进去,将被宽恕者与自己撇个干净，它要你“避他”；甚至隔离开来,“不要理他”。这种宽恕是极为常见的,因为被宽恕者会继续成为另一个人的被宽恕者,这个世界不因这种宽恕有任何改变,而这个宽恕者的境界也得不到提升,宽恕者只是比原来更怯懦软弱,更冷漠无情。而且,被宽恕的事情更加频繁发生。

被动的、消极的、无为的、冷情的宽恕非我所欲也,我寻找着宽恕的第二层境界。

我在《基督教福音》中寻到了它,《基督教福音》说:“我们要爱自己的敌人,并为那些想迫害我们的人祈祷。我将这里“爱自己的敌人”,延伸为经历了创伤、坎坷、忧患之后,跨越极高的精神境界,抛却憎恨而保有的包容。是的,这就是宽恕的第二层境界,包容。奥尔珂德曾言“眼因流多泪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包容伴随痛苦,伤痕的沟壑越深却也越能容纳爱与喜悦;包容生于博爱,仅为那些能用目光越过种族、宗教、历史的差异而同等洗礼万物的人所有。这使我忆起了纪伯伦,一个用生命和文字践行包容的人。他出生于宗教与民族冲突异常激烈的黎巴嫩,忍受着奥斯曼帝国的残暴统治,之后作为旅美派挣扎在金元帝国的最底层。他一生经历颠沛流离、痛失亲人、债务缠身与疾病煎熬之苦,仍心甘情愿承受着加诸于自身的苦难,他写到:“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

我为第二层境界深深感动,但我亦深知,宽恕的意义不是在于接受黑暗、原谅黑暗,而是驱除黑暗,将爱注入宽恕。

我问自己,如果感性的宽恕多几分理性的思考与反省，如果言语的宽恕中采取避免再次发生的举措,是否就不用产生下一个宽恕？这就是宽恕的第三个境界,改变。2000 年的一个深夜,一个居住在中国的德国家庭被江苏北部四个失业青年杀害了。但被害德国家庭的亲友们选择了宽恕,并成立了一家以他们姓氏命名的基金会,用以专门资助凶手家乡的贫穷孩子接受教育。遇害者的母亲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状”。那四个青年因贫穷选择犯罪,因缺乏教育而无知,因无知而无畏,因无畏而杀人。而那些贫困无钱读书的孩子就因此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他们。

我们许多人还在容忍的境界中自顾自地徘徊,有些智者与仁者达到了包容的境界。我们也许不一定能完全达到包容的境界，但我们可以努力争取改变境界,让宽恕少一点,再少一点。让爱的阳光穿透一切不安的阴霾,照在我们心上。

梧桐 树下

人生低谷与精神高原

长沙市长郡中学高 1306 班 张郡瑶

老歌《爱拼才会赢》里有句歌词生动地给人生下了个定义:“人生可比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诚然,人生不可能如履平川，甚至许多人一生大部分都处在低谷。有思想的文士们在这种困境中常常会拔高自己的精神层面，试图站在精神高原上俯瞰大地苍生,可在我看来,这未必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做法。

最有这种文士风范的人物应是陶渊明。他不满社会的黑暗,躲在草庐之间义愤填膺，他幻想中的桃花源使无数人沉醉。可我不喜欢他,因为他只会“幻想”,而没有行动。在躬耕已无法满足生活的情况下还不要乌纱帽,用所谓的气节漠视妻子儿女的性命。在折腾自己折腾家人的情况下仍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清高”。这难道能说明他的精神高原多么令人赞赏吗？也许他不愿对世俗妥协,但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他能算一个有气节的文人,却难算一个有气节的男人。

而另一位人物是才子王勃。他在《滕王阁序》中刚构筑起自己的精神高原,同年就成了水中亡魂,再有抱负有才能也无处可施。可我在老师讲这堂课时听到了后座同学的嘀咕:“怎么混得不好的文人都说自己怀才不遇？”这使我有很多想法。“才”这个概念很难鉴定。王勃的“文才”无可挑剔,但他是否有能胜任官职的“官才”呢？我看多半没有。以他毫不收敛的傲气进入官场,遇到麻烦时岂是写一篇锦绣文章所能解决的呢？所以我认为王勃的精神高原难以填补他的人生低谷。以此说来,他梦碎水中,说不定还算是一件幸事。

我比较赞赏的人是明朝人宋应星。他不如前面两位有名,但我觉得他的社会贡献比前两位大。因为他能直面低谷,用纸笔堆砌起了自己的精神高原——《天工开物》。在格外重视科举的明代,即使他的生活困窘得需朋友资助，他还是毅然动笔,他仍在书序的结尾写下了“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的豪言。他能获得成功，离不开他的实际行动。如果他也只是写几篇文章抒发自己的不满愤慨,那我们将难以了解古代各种工农业。

那么身处人生低谷时,应当如何自处？首先,要认清现实,不能在低谷中沉沦。其次,拔高精神层面,树立美好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必须脚踏实地地攀登,否则最终多半也是像那些社会主义空想家一样,落得个志散财空的下场。宋应星在攀登途中,逐渐强健了自己的心脏肌肉,从而能克服困难观赏到美景;而陶渊明妄图一步登天,却被“高原反应”摧残得愈加软弱无力,只能倒在半途怨天尤人。空想是成功的一大死敌,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且收起那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念头,手脚并用地不断向上,纵使狼狈仓惶,只要抵达了心中的精神高原,路途上的艰辛都将成为美好的回忆。那时,便能触摸到成功。

豆蔻 年华

踏一方山色

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三 10 班 徐子琳

雨过,天未晴。

湿漉漉的山路,湿漉漉的雾。虫鸣声从草丛间飞起来时尾巴都还托着一串水汽。浓郁的云挡住了阳光,只扯下一丝湿润的光线。可怜那一丝被润湿的光毫无作用,它无法在湿润的树枝上站稳,更无法晶莹那些等待被照亮的雨珠,它们四目而对,惊恐不安地颤抖,跌入了泥土。如雨珠一样,我们活在充满自己的世界,你选择站在枝头,等待一个被照亮的机会,抑或被太阳蒸发,抑或跌入尘埃,都是在用生命来等待。这岌岌可危的灿烂和永不言败的坚强如一本汗青散发的书香,涅槃了时光。

不打扰刚刚沉睡的花香,悄悄绕过一地安宁。它们如史册收敛着历史,虔诚地倾听着黛色的福音,叶子越密的地方,落叶也越多,和着湿漉漉的味道,在树枝周围缭绕成一篇篇动人的故事,这雾越浓,风越挤不进来,没有风的带动,慵懒的雾就索性凝固了这一切,那一篇篇动人的故事也凝成了史册,安宁着,沉睡着,等待一个知音的叩问。踏一方山色,山是静谧的天堂。

山那边,彩虹一线。

浓郁的云啊！最终是让阳光消化成薄薄的一层,被风吹散了。期盼已久的阳光终于来到了山顶上，金黄色的光线融入了柔和得什么都没有似的的空气洒落山林，林中有一群起起伏伏的尘埃，在太阳没到来之前被雾气拖来拖去,已累得疲倦不堪,然而朝霞的美好濯尽了是与非,涤满了心灵。如尘埃一样,我们会因现实诸多因素感到力不从心，即便我们都想选择安稳地休息一会儿，但没有足够力量来抗衡现实时，你只能被现实不断磨炼着,回想起来,最难过的日子总离最幸福的日子挨得很近。

梦，只是梦。却只有梦才能做到永无止境。永无止境地给你力量,寻找深远中记忆里被磨灭的现实,山那边的彩虹一线,如闪烁的钻石一样笼罩着光景里的深绿。彩虹被眼前突兀的山的一角遮着掩着，却还是掩不住隐隐约约爱的诺言。踏一方山色,山是梦寐的天池。

天无色,山愈青。

苍穹万里，几乎没有什么在阻挡着太阳了,空气逐渐被蒸发得干燥起来,蓝色,从远处开始泼洒,泼到我们这里,就没墨了,只是隐约从远处浸过来了些。而整座山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渐变色。琅嬛中是否有这样的珍藏,一片片在风中谱写四季的诗篇。山中的珍藏有着金黄色的书面,记载着丰富的历史,但同时它也是脆弱的。许是承载得太多,太繁，从树上飘下来休息一下罢，飘落的那一瞬,我总想去接,怕沉甸甸的历史摔碎,怕错过与那一束神圣的流光接触的机会。

它们也一样有过豆蔻花季，昔日青翠的倩影绰在枝头,活泼着,跳跃着,现经沧桑,是时候“落叶归根”了。时间也有轮回,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代一代,也知道每一天将尽,云成水了,每年将尽,落叶要归根了,每一代人将尽,要回土了。一开始充满活力的青春到最后会“香消玉殒”。万物生长,本为自然之道;可这自然之道却诠释了永恒,生命有了延续,便一直会永恒下去。而我们,也是从一次次轮回中给自己创生,不断更新自己的实力,自然而然地与万物融成了一体，万物与我生生相息。踏一方山色,山是永恒的天籁。

我们走在这条山路上，踏着一方山色和着夕阳的金红，黛山的轮廓在最后一片落叶掉下后,更加伟岸。